

马晓才 黄坚亮 著



困惑中的 抉择

——中国家庭面临大危机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马晓才 黄坚亮 著



2 032 9925 1

困惑中的 抉择

——中国家庭面临大危机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困惑中的抉择

中国家庭面临大危机

马晓才 黄坚亮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25印张 2插页 109千字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7-5059-1063-9/I·774 定价: 2.80元

目 录

引 子	[1]
第一章 金色的诱惑	[5]
关于家庭的闲话/我想成家/我得成家/安娜·卡 列尼娜在一九八八(跨越时空的采访之一)	
第二章 惰性的孽生地	[24]
关于安居乐业的闲话/我得回家了/我想回家/ 普希金如是说(跨越时空的采访之二)	
第三章 囍字中的四个十字架	[39]
关于红双喜的闲话/十字架之一：救救我，阿门 ！/十字架之二：主呀，我该怎么办？/十字架 之三：狗日的钞票/十字架之四：作风问题与 一百万美金/我好象命中注定要一个人走(跨 越时空的采访之三)	
第四章 镀金的鸟笼——对三个幸福家庭的采访	[75]
关于鸟笼的闲话/幸福家庭之一/幸福家庭之二 /幸福家庭之三	

第五章 进入误区的女人——对两位卖淫者的采访〔87〕

“我是一只被别人打破的罐子，我自己要把它摔得更碎！” / “为了跳出家庭这个火坑！”

第六章 情人现象〔100〕

关于情人现象的闲话/情人故事之一/情人故事之二

第七章 叛逆的儿女们〔116〕

关于“中国式家庭”的闲话/叛逆者故事之一：他想当一个作家，可他父亲却撕碎了他的童话/叛逆者故事之二：十三岁的少女毒死了亲生父母/寻求温暖、寻求刺激的早恋者

第八章 世上何处是桃源〔137〕

有关世外桃源的闲话/这个世界属于女人们/男人的沙龙/同居现象/单身者宣言

代尾声：三〇〇〇年的世界〔159〕

——历史将这样无情地向
人类证明：作为构成社会
整体的细胞——家庭，总
有那么一天将会解体！

引子

公元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·瑞金

黑烟笼罩着这座小县城。

孩子的哭啼声。战马的嘶鸣声。牛羊的嚎叫声。神色慌张匆匆行走的百姓。急急忙忙赶向集合点的士兵。军号那绝望而凄厉的颤抖……

……再没有了往日的笑脸，再没有了往日的歌声，再没有了红红的日头……

此刻，在一座到处刷着“红军万岁！”“军民一家亲！”的标语的旧式小院里，一位泪流满面的红军女战士再一次吻了一下怀中的婴儿，转过脸，痛不欲生地将安睡的小生命递给一位大娘。站在一边一直不言语的男人，拉下破旧的军帽，“嚓”地一声，向大娘行了个军礼：“大娘，这伢子就交给你了！”

在另一间墙面斑驳的破屋里，一个中年红军跪在妻子旁边：“英英，等着我，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！”说完，他再

一次抚摸妻子那被炸弹炸伤的双腿，“你要多保重，你要等着我来重建家园哪……”

在又一座普普通通的民居里，一位红军战士一口口地给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老人喂水。老人久久地重复着这么一句话：“儿呀，你去吧，去跟红军打天下吧，不要老惦记着这个家……”

远处，隆隆的炮声越来越清晰。

一队队兵马开始依依不舍地开出瑞金城。

蓦地，一位小战士冲出队伍，从地上挖起一块稀泥，在城墙上写下了四个字：“我要回家！”也许是用力过重，他的手磨破了，泥浆写成的“家”字一片血红……

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最壮烈最悲惨最伟大的时刻到来了！

长征！后人称这场壮举为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。

“为了革命的胜利，为了一个新中国的诞生，我们抛弃了家园，离开了亲人，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……”——一九八七年初冬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高级干休所里，一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干部，神色庄严地跟我们说。

“如果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，那么，新中国将推迟几年甚至几十年诞生；如果红军拖儿带女携老扶幼进行长征，那么，长征将远远不会那么辉煌！”美国著名的世界战争史专家，原《华盛顿邮报》特约评论员杰克逊，在一次世界战争史年会上如此评述。

是的，的确是红军战士的轻装上阵，长征才得以显示出它那特殊的光彩。然而，不管怎么说，这种轻装上阵，这种

抛弃儿女离乡背井之举，是无可奈何的。是来自各方面的因素促成的！它完全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！

我们于是想到，如果有那么一天，我们的人类将自觉地轻装上阵，自觉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和灵性，自觉地解放自己的个性和欲望，自觉地释放自身的所有能量，那么，这个世界又会是怎么样个样子呢？

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从愚昧落后到文明先进的长征过程。

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到达“陕北”？

美国《基督教箴言报》北京专电：自从198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新的《婚姻法》后，该国的离婚案件呈直线上升。一九八二、八三两年受理三十七万余件；一九八六年受理四十五万余件；一九八七年上升到五十五万件！这还不包括民政部门办理的离婚登记数！

共同社香港消息：据香港高等法院有关离婚案件的数字显示，香港申请离婚的案件，已由十年前的一千七百二十八宗，增至八七年的五千七百四十七宗，增加了三倍！

浙江《钱江晚报》消息：据有关部门统计，至八八年八月份，杭州市民的平均结婚费用已高达一万二千元。这笔钱是一个小伙子从他出生起每月存三十元，二十岁工作后改存五十元，到二十八周岁才能达到的数字……一位大学毕业后已工作了五年的小伙子悲哀地告诉记者：“爱情是幸福的，结婚是痛苦的。建立家庭的代价实在太高了！”

有消息证实，《中国妇女报》自从1988年9月开辟了“婚外恋典型事例剖析”专栏后，每天收到的应征稿件成捆成堆！同月，《中国妇女报》公开发表年四华文章：《对婚姻家庭关系进行评选乃愚昧之举》，文章说：一，这种评选没



有抓住婚姻家庭问题的实质，不可能使婚姻家庭矛盾得到根本解决；二，“评选”是愚昧的产物或伴生物；三，“评选”违背当代婚姻家庭良性运转的规律！《中国妇女报》在刊登这篇文章时，皆有种种忧虑。然而，文章一发表，就受到了读者的热情赞扬！

法新社北京消息：一份来自中国国家权威机关的调查报告证实，该国中学生离家出走现象愈演愈烈，二十一座大城市中学生的离家出走率，已经由1982年的百分之零点五，上升到1987年的百分之二点一，这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。北京市教育局一位官员承认：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已经受到了严重威胁；家庭的凝聚力日益衰退。

朝日新闻社上海专讯：独生子女现象使中国出现了众多的小皇帝。这些小皇帝从小娇生惯养，缺少自持能力。中国温州市有一位九岁的男孩，由于不愿学钢琴，竟用锄头将琴键砸扁。

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消息，通过电波向全世界公民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——

中国家庭面临着空前的大危机！

中国家庭面临着空前的大危机！

中国家庭面临着空前的大危机！

中国家庭面临着空前的大危机！

中国家庭面临着空前的大危机！

中国家庭面临着空前的大危机！

中国家庭面临着空前的大危机！

中国家庭面临着空前的大危机！

第二章 ~~美出恶显美中多美美~~ 金色的诱惑

？赴美求心？赴美求知

。大河盛夏寸草不生只吐烈焰，物虽皆绝而欲止，则同
同 惟 耶 耶 丁 官 的 美 人，丁 所 视 耶 及 其 出 亚，愈 利 的 欲 干 出
。 淘 求 个 一 幕 丁 官 犹 出，

整个个一出欲个时欲欲欲时欲时人已回答不，乃若欲解
年 县，公 耶。耶 血 的 耶 及 其 出 亚 香 的 宜 一 味 出 于 其，

一、关于“家庭”的闲话

。 淘 求 个 一 幕 丁 官 犹 出，

我问我周围的人们：什么是家庭？

或曰：家庭就是冬天里的一盆炭火。

或曰：家庭就是夏天里的一阵清风。

或曰：家庭就是以我爸爸为圆心的一个圆圈。

或曰：家庭就是以我老婆为舵手的一条大船。

或曰：……

众说纷纭，分不清谁是谁非，我于是深感困惑。

我去查《辞海》。我看到了这样一段对“家庭”一词的
注释：“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。包括父母、
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亲属在内。”

这段注释总共只有三十四个字。这三十四个字所包含
的，却差不多是人类的全部历史。

……曾有人论证：没有小家，就没有大家，没有大家，也就
没有国家！——这符合辩证法。

“又有人论证：没有国家，就没有大家，没有大家，也就
没有小家。如果此论点得以成立，是否可以推出：大家与
大家之间也得成亲婚配，那么，国家与国家之间呢？”

这自然是笑话。可笑话之中却又显示出其严肃的主题：大家美哉？小家美哉？

据说，上帝在创世时，地球上只有亚当与夏娃两人。由于蛇的诱惑，亚当与夏娃婚配了，人类在有了原罪的同时，也就有了第一个家庭。

谁能否认，不管以后人类如何繁殖如何分割出一个个新的家庭，其身上却一直流着亚当与夏娃的血液。那么，是不是可以这么说，人类社会，本身就是一个大家庭！

这个结论近乎荒唐，却是事实。

蛇还在诱惑。

新亚当与新夏娃们还在进行新婚配。

婚配的结果无疑是产生一个个家庭。

于是家庭越来越多。

于是蛇也越来越多。

那么，原罪呢？

二、“我想成家”

在浙江省Z监狱，我见到了一份材料。其中有这么几句——

“T，原系H市羊毛衫厂职工。八七年七月十一日，T下班回家，路遇一戴金项链妇女，顿生邪念，实行抢劫……据侦查，T自八六年八月至八七年七月短短一年时间里，作案（偷窃、抢劫）达二十余次，价值人民币一万余元……”

在Z监狱管教科李副科长的陪同下，我找到了抢劫犯T。让我感到意外的是，这个曾令夜行妇女胆战心惊的抢劫犯，

并不象我想象中的那般凶恶、粗野。他那长得很俊美的脸上，除了淡淡的女孩子般的忧郁，甚至还让人感到一丝纯真。

在Z监狱小会议室，我对T进行了采访。以下是采访笔录：

笔者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走上这条绝路？

T：我想成家。

笔者：想成家？

T：对，我想成家！你一定会不相信。是的，你一定会以为我在胡说八道。当时，公安局、法院里的人也象你这样不相信。但是，请你相信我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如果不是为了成家，我决不会走上这条路！

你是作家吧？我想你们写文章的总比穿警服的多一些人情味。你们是专门研究人、专门写人的嘛！

笔者：你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告诉我吗？我可以相信你，但希望你与我合作，让我相信你！

T：（沉思片刻）好的，我可以如实告诉你。不瞒你说，刚进监狱，我曾发誓从此不讲一句话。我被判了二十年徒刑，这你大概早已知道了。我今年二十七岁，这你恐怕也晓得。你想想，即使我不死在监狱——我那开山放炮的活儿要多危险有多危险，出宫的那一天也得四十七岁了。四十七岁，我还能干什么？可是，我憋不住，总觉得想找一个人，跟他聊聊天，说说我的故事，我想这样或许我会好受一些。（面露沉痛之色）

笔者：你慢慢说吧！

T：好的。不过你得答应我，别打断我的话。噢，你给我一

支烟抽吧，行不？

笔者：好的！（我递给他一支长健，并替他点燃。）

T：在羊毛衫厂，我是一位影响很不错的青年。你要不信，可以去打听。我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，二次被评为优秀团员。我的照片还上过宣传橱窗。那天警车开进厂里，来抓我。消息传出去，大家都不相信。不少职工咬耳朵：“这不可能吧！T不会是这种人吧！”

警车向外开，途经厂大门边的宣传栏，我的照片还挂在那儿呢。我当时自然没有想到，毛病就出在这张照片上。是在八月四日吧，那妇女——就是七月十一日被我抢去金项链的那个妇女，来厂里找她的一位亲戚，她在宣传栏里看到了我，一下子认出来了。你说倒楣不！不过，现在我知道了，总有那么一天的，迟早些而已。

羊毛衫厂女工多。按理，象我这样的人在厂里找一个对象是绝对不成问题的。可是，大家都知道我的底细。我父亲七八年在延安路上遇到了车祸。他是修鞋的，虽然命保住了，可双腿却残废了。整天躺在床上，象截木头。当时，有关部门给了父亲一笔钱，有一千元，这在那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。但后来钱越来越不顶用，这一千元能维持多少日子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我父亲是在路边摆鞋摊的，没有退休金。我母亲？呃，我没有母亲。在我三周岁那年，她就扔下我们走了。据说现在她在香港，当然与家里没有任何联系。

后来终于跟机织车间的一位女工有了不平常的交往。我是该车间的机修工，她是挡车工。她个儿高挑，身条儿蛮不错的，性情也较温柔。她在上班时间基本上没有空闲。我呢，时间还是比较自由的。平时，帮她买菜买饭，替她干些

杂事，彼此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近。

有一天，她说要送我一件东西，用纸包着。那是初冬的事了。她要我猜，我猜了几次都猜不着。她笑着说：“我真笨”，那声音象蜜，一直甜到我的心底。她说你既然猜不着，那就拿回家再看。我说好的，她一把接过来又拆开就看，原来是双纯羊毛线编织的手套。我曾跟她说过，我这个鬼最怕冬天，手上常辟生冻疮。她高兴地说，幸亏我早想到了。她对我这样体贴，我心里热乎乎的。要是她能成为我的妻子，我们能有那么温暖的拥抱多好。我甚至想，只要能成家，别的我便什么都不奢望了。但她还要更爱我，会不求回报。她提出星期天来看望伯父。我心里很清楚，她是怕到我家摸摸底细。尽管同时我又暗暗自责，更不要将她想得跟别人一样俗气。她也并不是那种人。回到慈父家，第二天，我回家告诉父亲，父亲虽然身残，但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记得那天他躺在床上，眯着眼睛看我收拾那间不足半平方米的屋子。他擦窗户，拖地板，移板凳，实在没有往空地打扫整理了，他却还是侧起半截身子，东瞧瞧西看看，生怕漏了什么。那情景，象是要迎接英国女王的来访，让我高兴的同时又让我心酸。

“你人真长，真是个好孩子。”

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天，她买了不少东西。在路上有说有笑。可到了我家，我却看到她微微皱眉头。当然，这只有我能看出来。我是不是太敏感了？羊汤是最好喝的，在我家吃中饭。父亲哆嗦着从枕垫底下摸出二十块钱，要我上街买点新鲜菜。可是她却推说家里有事。中饭就不吃了。我看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我将她送出屋门，又送下楼。她说你别送了，好好照顾你爸爸。

吧。

回到家里，父亲连说这姑娘懂事、懂规矩，买来了那么多的东西，懂得孝顺长辈。还说她不吃中饭是怕羞，他就喜欢这种实实在在的姑娘。

我想，父亲在床上一躺十来年，是不可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有多“精彩”的。但我又没有勇气说出真情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从来没这么高兴过。真不忍心扫他的兴。

以后，每次下班，父亲总要问起她现在好不好。我含糊糊糊说蛮好。还是让父亲继续做那个热热闹闹的梦吧。要不，他会更寂寞更孤独的。

星期天是我最难熬的日子。父亲总要问：“她怎么不来呀？”我于是或说她出差去了，或说她开会去了。记得有一天，父亲忽然问：“她不会是个采购员吧？”

我只有苦笑。苦笑之后，想再也不能瞒他了，要不，实在是一种罪孽。我便一五一十地向父亲说明了情况，自然不能说她嫌我家穷，嫌我有个累赘的父亲，理由得自己编。我说她是个女流氓，被公安局抓走了。可又不能自圆其说。父亲连说不可能。我也不再吱声。父亲忽然又问出这么一句：

“你是不是另外有人啦？”

我当时真想大哭一场。

没多久，爱神又来敲我门了。她叫英英，老家在浙江省诸暨乡下，是我们羊毛衫厂招来的农民合同工。英英的脸蛋儿长得蛮不错，没有乡下姑娘那种粗气和俗气。或许由于她自量是“黑人”，故而，为人处事都很谦逊恳切。记得那天我去食堂买饭，大概心里不舒服——那时正是我“失恋”的时候，我走路总是低着头，直楞楞，象头牛。结果，不小心

撞到了刚买好饭菜出来的英英。她手中的菜碗被震落了，衣服上全是汤汁，自然也沾到了我的工作服上。我正要说不起，她却很腼腆地开口了：“师傅，真抱歉，都怪我没拿稳！”我抬头望她，发觉她脸上竟有着一一种小学生做错事似的神色。这种神色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
以后，我便处处注意起她来。有事没事跟她聊几句天。她似乎对我也很有好感。不久，车间团支部组织我们到超山观梅，她也去了。她始终跟在我身边问这问那，象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。

我冷静下来想想，我是爱上她了。我于是请她星期天到我家玩。她来了，且一点也不嫌弃。对我父亲更是孝顺，又是敲背，又是倒洗面水！

晚饭后，我送她回厂。她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。我们说好不坐车了，就走到厂里吧。结果，走到了湖边，两个人坐了下来。

到时候了。我觉得我该向她表白我的爱了——你问什么？她是农民合同工？对呀，这有什么关系，只要她爱我，管她有没有户口！我于是说：“英英，真想永远象今天这样……你想吗？”

没有听到她的回答。忽然，她的身子抽搐了一下，接着，便传来她那轻微的哭声。我问她为什么哭？她不回答，哭得更伤心了。

许久，她这样对我说：“都怪我自己不好！都怪我……谁要我到城里来！谁要娶你——你，你不知道，我已经许配给人家了……”

这对于我来说，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。我象触了电似的呆

坐着。我尽量克制住自己，不安地问：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她神色沮丧地看着湖边倒映在水里的灯火，说开了——

我爸爸原来是乡里的司机，承包了一辆解放牌货车，独自开。一次，他到临海市去运一批收录机，回来路过天台山时，不晓得因为路陡还是汽车出了毛病，那汽车从山上滚了下来，我爸爸他……

料理完爸爸的后事，乡里派人来我家，说那汽车是公家的，那车收录机也是公家的，按规定要赔偿三万块钱，还说这已经是打了一半折扣的。三万块，我家哪有这么多的钱？即便是倾家荡产，也拿不出呀！我娘吓坏了，拉着我哆哆嗦嗦在乡干部面前，乡干部都说这是合同书上明明白白规定下的，他们也没法子。

我家大难临头了。我娘为此寻死觅活，人象疯了的一般，如果没有我，她恐怕早就跳进统江了。

不久，乡里终于发了善心，答应再减一半，并一再强调，这只是“意思意思”了。如果再不赔偿，就要上法院让我家吃官司。

可是，我家根本就拿出这么多的钱！这时，有人到我娘面前来给我做媒，说村东头的养鸭专业户沈阿奎，愿意帮我们“债”，条件是我必须嫁给他。我妈想了想，很难过。沈阿奎快四十岁了，刚刚死了老婆，怎么忍心让我去跟他过日子呢？

这事被我知道了。那天晚上我哭了一夜。我想过了，这条路我是非走不可。否则，我家会要债。尽管我根本不喜欢这样的半老头子。

事情也真是巧，沈阿奎给我家还了“债”后，他得了